

走出非洲



0963798 (分类号)

22249532 (条码号)

I534.45 / 3

0963798

徐州师范大学图书馆



23861633

上篇

徐州师大图书馆

走出非洲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游子 181

翅膀 192

四 移民手记

萤火虫 211

生活之路 211

兽的自救 213

艾沙的故事 215

鼯蜥 218

法拉和《威尼斯商人》 219

波蒂斯名流 221

尊严 222

苦命牛 223

论白人与黑人 225

难忘战时 226

斯瓦希里数字系统 233

“得不到您的庇荫，我就不会放您走” 234

月食 236

至福一千年 236

基托希的故事 237

非洲的鸟	241
帕尼亚	244
艾沙之死	246
有关黑人和历史的联想	249
地震	251
乔治	253
Kejiko —— 匙子	254
长颈鹿上汉堡	254
马戏团里的对话	257
飞人	260
博物学家和猴子	260
卡罗曼亚	262
普兰·辛格	264
奇事	267
一只鸚鵡	269
五 别了，农庄	
艰难时世	273
活尸基兰吉	284
归宿	291
告别农庄	307

下篇
草地上的阴影
目 录

- 一 绅士的肖像 331
- 二 国王来信 357
- 三 拯救庸医 373
- 四 梦的回声 391

译后记 417

—

卡曼特和魯魯

卡曼特和魯魯，原由山東，林業出版社

普鲁伊特曼才

走出森林，走出高原，我们来了，我们来了。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恩贡山庄园

我以前的农庄，坐落在非洲恩贡山山脚下。山在北面一百英里处横穿高原。庄园所处的海拔高度超过六千英尺。白天，那里的人会产生飘起来，离太阳很近的感觉，但他们拥有恬静安宁的清晨和黄昏，当然，还有寒气袭人的夜晚。

这个角落被造物主塑造成独一无二的地域。这里没有沃土，也没有油脂；这就是海拔六千英尺高，处于烈日蒸晒下的非洲，一块犹如地皮表层下的岩石一样纯净、也一样坚实的土地。环视四周，干涸枯燥，焦黄的颜色，犹如陶器。这里的树一律长着玲珑清苍的树叶，其形状有别于欧洲：没有钟形的，也没有弓形的，只是全都挤在一起，形成一个平面顶在树上。如果看到的是孤零零的一棵大树，你会觉得它象一艘满怀豪气与浪漫情调的，收起了风帆的船；如果站在一片树林的边缘，你又会得到另一种奇怪的印象：仿佛整座树林都在微微地颤抖。旷野里七零八落地竖着几棵弯曲光秃的老荆树。野草散发着百里香或爱神木的香味。在有些地方，这种香味甚至会浓郁得刺痛你的鼻孔。你能见到的任何花朵，无论是开在平原上的，还是长在树林里的匍匐植物或藤本植物上的，都小巧玲珑得如同蒲公英的冠毛一样——只有在雨季开始时，才会有几株个头大、香味浓的百合花偶露娇容。极目远眺，你见到的任何其它东西都是那么巍峨、那

么无拘无束、那么纯洁高尚。

空气是那个地方以及那里的居民所拥有的最大特产。凡是旅居过非洲的人回首往事，都会自以为在天空中生活过一个时期，并因此而赞叹不绝。几乎永远是浅蓝色或者紫色的天空，挂着变幻莫测、游移不定的云。每天中午，是大地上的空气最富有活力的时候，它象是一团生生不息的烈焰，它翻滚起伏，波光四溢，如流水，又如镜子，使大地上万物形影相映成趣。生活在这种地势高、空气清新美妙的地方，你会觉得连呼吸都容易了几分，这使你心情舒畅，信心十足。在这片高原上，你清晨醒来后的第一个想法便是：我在这里，我找到了我的归宿。

恩贡山山脉从北向南延伸，沿着山脉一字排开的四座雄伟的山峰犹如深蓝色的波涛固定在半空中。恩贡山山脉主峰海拔八千英尺，它比东边的平原高两千英尺，它的西边是陡峭的深渊——笔直的峭壁下就是东非大峡谷。

来自东偏北的风不停地吹过高原。同样是这股风，在非洲和阿拉伯一带海岸被称作季风——所罗门王心爱的马。高原上的风，与其说是风，不如说是空气的阻力，是地球在宇宙里冲撞遇到的阻力。疾风刮过恩贡山的山坡，使那里成为驾驶滑翔机起飞的最理想的地方。强大的气流一定能抬起滑翔机，把它送过山尖。随风飘来的朵朵云彩撞在山坡上，或依偎在山坡上，或顶在山尖上，最后都化作水珠掉下来。而那些骑在疾风上面的云彩却飘然而过，越过东非大峡谷的热辣辣的荒野，在遥远的西边消失。我曾多次站在我的农庄里，放眼追逐那勇往直前的浩荡云阵，为它们目空一切的飘然气势所折服，最后，又目送着它们消失在尽头。

从农庄望去，群山一天中变化多端，有时看上去觉得很近，有时看上去又觉得很远很远。到了傍晚，天色将暗未暗的时候，你凝眸远眺，就会发现阴沉沉的恩贡山轮廓戴上了一圈银环。然后，夜幕降临，四座山峰逐渐消失得无影无踪，仿佛整座恩贡山把自己拉平后贴在大地上了。

站在恩贡山之巅，你可以将四方美景尽收眼底。南面是一直延伸到乞力马扎罗山的大平原，那里是野生动物狩猎区。东面和北面是秀丽的山麓和基库尤保护区的连绵起伏的山地。这片由小块小块的方形玉米地、香蕉园和草地拼成的保护区延伸到一百英里以外的肯尼亚山，蓝色炊烟从零零散散分布在保护区里的村寨袅袅升起。再往西看，遥远的峭壁下是非洲干涸的月牙型盆地。黝黑的荒野零乱地布满了荆棘丛，弯弯曲曲的河床旁是参差不齐的深绿色林带。那些都是仙人掌植物和耐暑耐旱、长着荆棘、个子不高、枝繁叶茂的含羞草属植物。那里还是长颈鹿和犀牛的家园。

走进广袤、神秘的山区，映入眼帘的是变幻不定的山谷、灌木丛、绿色的山坡和奇形怪状的岩石。往上爬，在四座山巅之下，你甚至还能看到一片竹林。在这些山峰上能找到水坑和山泉。我本人就曾在那些水坑和山泉旁野营过。

我在那里的时候，还有野牛、旋角大羚羊和犀牛生活在恩贡山群山里；那些年过古稀的当地老人还记得那里也曾有过大象。整个恩贡山地区没有被划进野生动物保护区，这确实是一件憾事。恩贡山只有一小部分被列为野生动物保护区，南端山峰上的灯塔标志着保护区的界线。当这块殖民地进入繁荣期，首都内罗毕发展成大都市之时，首都附近的恩贡山本来完全可以被建设成无与伦比的野生动物公园。可是，在我临离开非洲的前几年，每到星期日，就会有内罗毕

的年轻商人骑着摩托车成群结队涌上恩贡山群山，捕杀他们见到的各种动物。我相信，那些体格庞大的动物迟早都会离开那个地方，穿过荆棘丛生、乱石遍地的荒野转移到南方。

在山梁和山峰上步行都不是什么难事，野草短得如同人工草坪上的草一样，草皮上还镶嵌着灰色的石头。上下起伏的“之”字形山梁是野生动物经常出没的地方。在山里野营期间，一天清晨，我沿着山梁向上走，发现了一群旋角大羚羊刚留下的足迹和粪堆。这群与世无争的巨兽一定是在旭日东升时排成纵队爬上山梁的。你完全可以想象，它们爬到那里，没有其它目的，仅仅是为了观赏山梁下面遥远的土地。

我们在农场种植咖啡。那里的地势稍嫌高了一点，种咖啡委实困难，所以我们从未发过财。但种植咖啡这一行最容易令人着迷，你一旦沾上就难以脱身，而且，总的说来，你手头总有赶着要干的活。

连绵起伏的荒野环抱着一片形状井然、耕作有方的田地，那景致秀丽极了。后来，我多次乘飞机飞过非洲高原，俯瞰到的农庄全景让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灰绿色的大地上那片绿油油的田地就是我的咖啡种植园。心被震撼了，我终于领悟到，凡人心之和几何图形之间的关系是多么的密切。内罗毕的四周，特别是首都以北的原野，都具有大同小异的地形地貌。生活在那里的人无时无刻不在思考种植、修剪咖啡树以及采摘咖啡方面的事。即使是晚上上床以后，他们仍在孜孜不倦地琢磨改进加工咖啡的方法。

种植咖啡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不象乐观的年轻人想象的那么容易。你必须顶着霏霏细雨，从苗圃搬出一箱箱的咖啡树苗。你把全部雇工都叫到田里，看着他们把树苗插在一排

排 的 树 坑 里 。 然 后 ， 赶 在 太 阳 露 面 以 前 ， 你 还 要 用 从 灌 木 丛 里 折 下 来 的 树 枝 把 咖 啡 苗 盖 得 严 严 实 实 的 ， 因 为 年 轻 的 生 命 难 免 都 需 要 严 密 的 庇 护 。 四 至 五 年 后 ， 它 们 才 能 开 花 结 豆 。 与 此 同 时 ， 你 还 要 不 懈 地 抵 抗 干 旱 、 虫 害 以 及 百 折 不 挠 地 滋 生 于 田 里 的 野 草 —— 特 别 是 黑 荆 棘 ， 这 种 草 的 带 刺 的 囊 果 皮 还 会 挂 在 你 的 衣 裤 和 袜 子 上 。 有 些 树 苗 埋 得 不 好 ， 主 根 被 扭 曲 了 ， 它 们 在 临 进 入 开 花 期 之 前 就 会 夭 折 。 每 英 亩 地 可 以 种 六 百 多 株 咖 啡 树 ， 我 一 共 种 了 六 百 英 亩 。 耕 牛 拖 着 中 耕 机 ， 来 来 回 回 地 穿 行 于 一 行 行 的 咖 啡 树 之 间 ， 任 劳 任 怨 地 走 着 走 也 走 不 完 的 路 ， 以 换 取 一 顿 饱 餐 。

咖 啡 园 有 非 常 美 丽 壮 观 的 时 候 。 雨 季 开 始 时 ， 咖 啡 树 花 开 正 盛 ， 在 薄 雾 和 细 雨 笼 罩 下 ， 六 百 英 亩 的 咖 啡 树 犹 如 一 大 片 白 云 。 咖 啡 树 上 盛 开 的 花 和 黑 荆 棘 的 花 一 样 ， 也 散 发 着 稍 微 带 点 苦 涩 的 气 味 。 待 到 熟 透 的 咖 啡 豆 染 红 了 整 个 种 植 园 ， 所 有 女 人 和 当 地 土 语 称 作 “ 托 托 ” 的 小 孩 子 都 被 叫 出 来 ， 跟 男 人 一 起 采 摘 咖 啡 豆 。 牛 车 和 手 推 车 再 把 收 下 来 的 咖 啡 豆 运 往 河 边 的 加 工 厂 。 虽 然 从 来 没 有 拥 有 象 样 的 加 工 机 械 ， 但 我 们 引 以 为 豪 的 加 工 厂 是 我 们 自 行 设 计 和 安 装 的 。 它 曾 经 毁 于 一 场 大 火 ， 但 我 们 又 把 它 建 起 来 了 。 巨 大 的 咖 啡 干 燥 机 不 停 地 转 啊 ， 转 啊 ， 咖 啡 在 它 的 铁 皮 肚 子 里 翻 来 滚 去 ， 哗 哗 啦 啦 的 好 象 是 海 水 在 洗 刷 海 滩 上 的 卵 石 。 有 时 ， 夜 深 人 静 ， 咖 啡 已 烘 干 ， 等 着 被 起 出 干 燥 机 。 这 个 时 候 特 别 激 动 人 心 。 宽 大 的 黑 乎 乎 的 、 到 处 都 挂 满 了 蜘 蛛 网 和 咖 啡 荚 的 厂 房 ， 马 上 被 无 数 支 防 风 灯 照 得 雪 亮 。 借 着 明 亮 的 灯 光 ， 只 见 一 个 个 容 光 焕 发 、 迫 不 急 待 的 黑 面 孔 围 拢 在 干 燥 机 旁 。 你 会 觉 得 ， 吊 在 非 洲 夜 空 中 的 这 座 厂 房 ， 好 象 是 挂 在 女 人 耳 朵 上 的 一 颗 明 亮 的 宝 石 。 后 来 ， 经 过 手 工 去 壳 、 分 级 、 挑 选 ， 咖 啡 还 要 装 进 麻

包袋，用缝马鞍的针缝起来。

最后，第二天凌晨，天还未亮，我还躺在床上时，一麻袋一麻袋的咖啡已经装上了大车。每辆装十二袋，摞得高高的，由十六头牛拉上加工厂门前的斜坡。跟着牛车一路朝前跑的车把式的吆喝声，和车轮发出的嘎啦嘎啦声交织在一起。我暗自庆幸，这是去内罗毕途中唯一的一段上坡路。除此之外，他们再也不用爬坡了，因为农场的海拔高度比内罗毕城高一千英尺。到了晚上，我走出农场迎接归来的车队。每个疲劳不堪的“托托”后面跟着筋疲力尽、耷拉着脑袋的牛，无精打采的车把式走在最后面，手中的鞭子拖在身后的泥土路上。到此为止，我们能做的都做了，剩下的只有指望伦敦的大拍卖会传来福音。

我有六千英亩的地，除了咖啡园外，还有很多闲地，其中有一片原来就是树林。另外还有大约一千英亩的土地属于我的雇工，他们把这块地方称做自留地。白人农庄主雇佣的当地人每年要为农庄主付出一定天数的劳动，以此换取几英亩的土地作为他们和他们的家庭的生息之本。据我观察，我的雇工都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待我和他们的关系的，因为他们当中很多人，以至他们的父辈都是在这里出生和长大的，他们很可能把我视做某种寄生在他们故土上的高级雇工。他们的领地比农庄里任何其它地方都更富有生气。随着季节的更替，那里的面貌也日新月异。你沿着狭窄的、被踩踏得结结实实的田间小道，走进玉米地，那些玉米秆长得比你还高。可收获的季节一到，这里转眼又变成了空荡荡的一片。还有，等到田里的豆子熟了，女人们把采下的豆子去荚后，还要把豆蔓和豆荚堆起来烧掉。难怪特定的季节一到，农庄上空便会升起一缕缕稀薄的烟柱。基库尤人还种植番薯，番薯